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瞎騙奇聞 第四回 演皇極盲人利口 慶初度同族生心

卻說趙桂森砸了他娘的紅碗，方才喜歡，不上幾天，把他娘的十個碗全都砸完了。可是一樣，從此日起，要末不摔碗，要摔非紅的不要，家裡沒有紅的，他便撇著嘴，不吃飯，不說話，奶奶沒有法子，好在有的是錢，就叫人到城裡碗店去買。山東的地方，離江西又遠，這紅色磁器，本來不多，又是極貴的，奶奶要桂森歡喜，也顧不得錢了，時時刻刻打發人到各店上去收買，或是托他代留，碗店裡也都曉得了，因此格外抬高了價錢，奶奶只要有碗，也不計價，雖然趙澤長看了心痛，一來怕奶奶囉嗦，二來因為自己兒子，總要大富大貴的，也還不十分在意，所以裝聾裝癡的，張著一隻眼，閉著一隻眼，由著他們瞎鬧去。如是者卻又過了兩三個年頭，桂森已是八歲，趙澤長就想請個先生教他認字，有人薦了一位姓史的，又有一位姓步的，又有一位姓童的，趙澤長自己外行，不敢答應，又去請教周先生，說是姓史的好，他住的地方，在宅子的北首，北方壬癸水，水能生木，是有益的。因此趙澤長就請了史先生，擇日開學，先生看著東家財主，也想靠靠福，卻很巴結，無奈桂森質地太笨，認了一個字，倒忘了兩個字，又兼趙澤長夫妻護著，惟恐委曲了孩子，不容先生認真。先生起先一團好意，也就無處去用，也只是護著飯碗子要緊，格外隨和，捱到了年，算了束脩，又到別家去了。趙澤長只得又請一位，混了一年，也是如此。有時先生說了一句，桂森哭了進去，奶奶就要派人來說先生不是，好容易，三四年功夫，巴斗大的字，也認得了一擔。趙澤長只是護著兒子，罵先生沒有良心，誤人子弟，幸而我的兒子是好八字，不怕的，要不然，真叫這般教書匠害死了。現在急也無法，料想總有一竅通百竅通的日子，因此就把唸書的事，鬆了下來。

那年桂森剛剛十歲，趙澤長夫妻，都是六十一歲了，便趁著這個擋兒，請了幾桌客，又把本家都請了來，坐在廳上，因為奶奶向來沒有人緣，所以本家裡，單只來了一班男客，女客是一個也沒來。當時落了坐，擺上酒來，趙澤長先說了些閒話，跟著贊他兒子的相貌好，八字好，又叫人把一張單子貼在牆上，任憑眾位去看，省得我說，這單子就是有名的周鐵口周先生開的，他雖不是皇帝，卻是金口玉言，從來不錯的，你們別看桂森小，將來還要占他的光哩。本家裡聽了，也有同聲誇贊的，也有默默不言的，其中有一位叫趙恩普，是個童生，與命理上也會嚼說幾句，就忍不住，走到牆邊來看，只見是張大紅貼子，寫著年月日時、傷官七煞等字，又有流年的甲子一大排，後面便是長篇一大段，寫著命立子宮，天奎坐守，府相朝垣，又喜身居紫薇，左右輔弼，乃大貴之造，文昌化科，天才合命，主有子建之才；長生在命，天壽對照，主有大舜之壽；身臨福德，又來福德，主有子儀之福。再查命宮，時德當權，天瑞對照，主福壽綿長；夫妻宮，金舉高拱，吉曜居垣，主既美且賢，兼有內財，百年偕老；子息宮，同梁得地，續世朝宗，主有八子；財帛宮，天財到宮，母倉得祿，主千倉萬箱；疾厄宮，解神照臨，龍德會合，主壯健無厄；遷移宮，聖心普護，諸吉星迴環拱奉，主居家出外，無不相宜；奴僕宮，有豐厚生意諸吉星，主多紀綱之僕；官祿宮，祿馬同臨，將星佩印，主居官極品；田宅宮，三合六合，天倉人倉，主多恒產；福德宮，紫薇對照，天富居垣，主福壽延長；父母宮，日月雙明，椿萱並茂；兄弟宮，大耗四廢，獨木無林。又查大限，幼年享有蔭下之福，無減無厄，功名顯達；壯年一派吉運，名高門岳，利滿倉箱；老運更美，九重詔錫，百歲筵開，子貴孫榮，一門昌盛，可為欣賀等語。趙恩普看了一遍，笑了一笑道：「真是好命，也真虧他編派的，這可真是有一無二的了。」趙澤長道：「可也只有周先生能算得這樣仔細，我這裡有紙筆，你可要抄一張回去細細的看？」恩普道：「這麼長的一篇，抄抄也費事，我也曉得了。」

澤長道：「你那裡會記得許多。」恩普道：「記是記不得，不過百句並十句，十句並一句，一句並一個字，是好罷咧。」趙澤長道：「周先生說他算的命，從來沒有差過，但願他這個，也不錯就好了。」恩普道：「聽說唸書還好，念到什麼書了？」趙澤長倒不提防他問這一句，心上有點發急，勉強的回答道：

「先生書房裡功課，我卻未曾去問過，可不曉得念的什麼書。」剛剛那位教書的先生坐在第五席上，聽見這邊說話，不由的嘻的一笑，上下嘴皮，動了好幾動，想是要說話，又縮回去的光景。恩普看見，便順著他走了過去，搭訕著問他名姓，又有澤長替他說明，是這裡的教讀先生。恩普隨即承著上文，順了過來道：「學生念什麼書了？光景也好對個把對子，做兩句小詩兒罷！」先生搖搖頭，笑了一笑，也不回話。澤長一旁看見，心裡頗不受用，急嚷著「我們大家乾一盅罷」，這才把話岔開了。

吃不到三杯酒，奶奶早已打扮了桂森出來，叫他替老子磕頭，就便替叔叔伯伯見個禮兒，桂森走到門口，站住了，再也不動。原來桂森長到十歲，從未見過陌生人兒，故此看見人多，他早呆呆的站著看，一步不肯動，後面抱紅氈的一個老奶奶，推他上前，他只是不理，大家看見澤長的兒子出來，便大半站起來說「恭喜你」，也有抓瓜子的，也有抓花生的，也有抓水果的，紛紛都跑到桂森面前。其中卻有一個冒失鬼，名字叫趙友道，走上來扯扯他的手，又去摸他的頭，又要彎著腰去抱他，桂森就格外發急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。趙澤長大驚，連忙喝退友道，哄他進去，又端了幾盤果子，交給老奶奶帶進去，哄他不要哭，如果不成，還是砸紅碗給他聽罷。當時大家都覺得掃興，趙友道也格外無趣，正打算借句把話走開，早聽見屏門後頭，罵了出來，大眾聽了發楞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已到了屏門後了，這才聽見罵的話，是那裡的野種，也來冒充本家，跑到人家家裡，灌上些黃湯子，吃上些面，就應該鴉雀無聲，悄去挺屍罷，又來混充什麼伯伯哥哥的，我家裡沒有這些雜種，都給我滾出去，叫他小心著，我兒子做了官，一個個都要辦他，不揭他一層皮也不算。大家聽見，面面相覷，再看趙澤長，卻坐著不動，冷洋洋的樣子。趙友道早已按捺不住，也發了話道：

「這真奇怪，又沒有那個碰他，那個掐他，他不過怕目生，哭了，值得甚麼事，就是我冒失，也算不了什麼大事，你兒子做總督，做宰相，是周瞎子封他的，等到北京裡皇上封了他，才算是真的呢。到那個時候，我就預備這層皮給他剝，現在還早，難道也可以預支的嗎？」奶奶聽見，益發生氣，無明火足有一千丈高，一腳跨出屏門，戰手指著趙友道罵道：「你這個雜種，你還有理，你是那裡的雜種，快快滾出去，我們不希奇你這本家，現放這兒子，要做大官，本來像你們這般少皮沒毛的下流東西，算什麼，你還強嘴，我今天就刷你兩個嘴巴。」同坐的本家，早已動了公憤，一齊出位嚷道：「奶奶罵人，要分出個輕重，不犯著牽枝帶葉的，老三得罪了你兒子，我們沒得罪他，你說話也要放明白些。你兒子現在還沒有做官，就是做了，也不能剝本家的皮，你放明白些。」奶奶益發大怒道：「我的兒子做大官，周先生算定的，難道還有假的不成，不是我說句小看你們的話，你們家裡，沒有鏡子，尿盆子有的，也拿出來照照，你們那模樣，別說是沒有做大官的，就是隨便什麼小官，也不配，好容易俺家裡出了一個好孩子，你們不狗顛屁股的獻些慇懃，反倒作踐起來，可知道你們都是一班賤骨頭，萬劫不得翻身的。我同你們說開，從今後，你們不要到我大門裡來，我也沒有這些本家，咱們兩罷開交。你們快滾到自己家裡去，裝幌子去罷。俺這裡沒有你們的座位。」大家都是氣憤憤的，還有兩個，要想動蠻，卻早被趙恩普勸住，大家又看看趙澤長，卻同死人一樣，一句也不說，只管坐著呆聽，大家便到他面前，說了句「老大多謝了。」趙澤長也不敢說什麼，只是發怔，大家也不理他，一起都哄了出來。趙澤長在後面，好容易捱了一句對不住，也沒有送到大門。

大家到了門外街上，一路談談講講，都氣往上撞，道：「我們從前也就曉得這個女人潑辣，可不曉得這樣，這可是領教過了。」又一個道：「他口口聲聲說他兒子是大官，是怎麼一回事？」一個道：「是周瞎子替他算命，恭維他的，他就當了真，你不看見貼在牆上的紅貼子，就是命單。」趙友道道：「怪不得，他口口聲聲說兒子做大官，原來是周瞎子說的，真正是瞎話。」趙恩普道：「我也懂得些，這個八字，並不見好，恐怕沒有甚麼出息。」又一個道：「有出息也罷，無出息也罷，倒是這位奶奶，怎麼五十多歲的人，還會養兒子，這可不是奇事麼？」

又一個道：「這事怕靠不住，況且五十多歲的女人，生孩子一定艱難，聽說這奶奶極是容易，一發動就生了下來，到了三天，

奶奶已是滿地亂跑，就算是他身子好，也還不至於此，況且一點奶沒有，又安知不是那裡抱來的呢？他別忙，我們慢慢的打聽到破綻，我還要告他異姓亂宗呢！但是一樣，我們今天約會一下，以後可是大家別上他的門了，要是有了憑據，我們大伙兒商議著辦罷。」一路說著，到了三岔路口，各人分道去了。